BJ
1558
C5 H3
V.5

韓山子手輯

四本堂座右編

座右二編序

廣陵朱卓月先生紫陽
夫子十九世孫也推夫
子四本之說以名其堂

已又推四本之義取前
人之言若事可昭垂者
集類相從得卷二十有
四名之曰座右編已又

增所未備定爲二集卷如前集之數以行從先也以廣敎焉意益勤勤矣辛亥首夏余客廣陵

得交令子雲卿雲卿空
四本堂以館我明日出
斯集相示且屬爲序余
受閱而歎曰异哉尊君

本以經生應武舉屢典
冠軍功鎭閩爵元戎一
品宜其遠駕雄畧矣未
四十奉身以退恂恂脩

儒者容弄筆墨研經史
畱連詩文之餘乃爲斯
集杜當陽側理萬番釋
左氏馬新息飛章配縣

定印文篆體未爲希事
矣夫人目無所觸則戒
畏之心不生席非先生
長者在前則誕妄有時

而作故儆省之道宜豫
又宜周也先王徇鐸于
路以覺夢之初回讀法
於朝以惕餘日之首循

此志爾然則是集行而一世之勸者有戒者有矣余以爲勸戒自彼所以成勸戒者不興於彼

也先生殆合一世之身以爲身矣譬如一燈然千百燈皆然千百燈之光則盛於一燈矣然而

千百燈之光固未嘗自爲光也即何得不共仰此一燈者乎是又施報之數也昔

方伯同人先生行省黔
南石城鐵橋功與天壤
相磨滅今雲卿支名蔚
起木天視咫尺間諸孫

蘭茁其芽畢非恒見先生前後際若此眞以快先生之遇此又先生自爲施報之數者也讀是

集者當益勉矣禹航年

通家弟嚴沆頓首敬題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目次

凡例六則及各卷二十四引備載初集茲刻不贅

一讀書爲起家之本
讀書卷一
敬畏卷二
學識卷三
政治卷四

志節卷五
雅量卷六
二勤儉爲治家之本
勤儉卷七
惜福卷八
節謀卷九
種德卷十
勸誡卷十一

靜觀卷十二
三和順爲齊家之本
和順卷十三
敦倫卷十四
尸德卷十五
廣慈卷十六
閒逸卷十七
明敏卷十八

四循理爲保家之本
循理卷十九
省愆卷二十
知止卷二十一
攝生卷二十二
好還卷二十三
心穴卷二十四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目次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一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易學詩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

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之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

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

宣見夫子之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怠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宋太祖初爲周將時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間有奇書不悋千金購之顯德中從周世宗平淮

有譖之者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使人察之果然令引入面開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爲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太祖頓首曰第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見聞增智慮也帝曰善

唐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

舜周孔之道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爲太平廣記五百卷彙選前代文章爲文苑英華一千卷嘗日覽二卷因事有闕輟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爲勞也

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孛术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亾歸元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詫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唐太宗曰朕夜讀周禮眞聖作也謂魏徵曰朕思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

不可得也

宋太宗語樞密使王顯曰卿家世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誡三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明太祖嘗令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眞訊之果然上曰汝那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烱烱定非弃盜耳上喜

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漢高祖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始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日所行多不是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怪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

起

明初宋景濂借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景濂曰為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塈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恭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嬌時干譽以為高患

得患失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以望於汝
也。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
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以謂予曰。此非論脉。
乃是論學。予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
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薛文清自少薄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御
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讀。

精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
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
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
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股示之曰吾此肘
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
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
輙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

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許謙從金履祥學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耶謙聞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

漢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講書

義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此語足砭俗學
北魏高恭之死其妻謂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
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吁此婦人有見之言
也爲丈夫一涉仕進之途遂忘其爲學豈不
謬哉
宋高宗曰朕居常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
二鼓乃罷

宋趙普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取書閱之乃論語二十篇也普謂太宗曰臣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孫榮僖公交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

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攜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豈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

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戶讀書徹夜不寢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

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蔡虛齋自箴曰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枝葉徒繁根幹餒空勞皓首作甲儒

大匠不示人以樸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藳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讀書萬卷臨文了無一句何也其趣不親也賓客滿堂緩急不相助者彼以貌合非以天屬也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的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

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談及身

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嗜欲之可樂不如讀書之眞樂功名之可貴不如道德之眞貴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謂上古無閑民大意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讀書譬如治田治田必須去草然後眞種發生讀書必須去欲然後眞機萌動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耻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一寸鐵便可殺人先文公亦喜其說葢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皆有功獨稱周公之功以其有德以

將之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清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

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公曰然

沈攸之晩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荅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駕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譙定百二十餘歲恒在

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尚不廢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

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外方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固不退轉至於如此先文公

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数六經

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

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聞名人登第可以信此道之不負人聞淺人登

第又可以悟此道之不遠人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

竭財貨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

未反而思耳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心是活物常安頓在經書中庶免外誘

養無用之人則臨事不濟讀無用之書則臨文不符窮無用之理則臨義不斷

四本堂匾讀書安命四字因語兒輩云窮理讀

無窮文字之理率性慎無率氣禀之性安命
慎無妄術數之命
丙午元宵與越孝廉談及科第果由命否因舉
以金陵前輩奇於數少時有目者言爾命必
不能中讀之無益後登鼎甲以徵時礪志鐫
於坊上云愈讀愈不中朱世韶其如命何愈
不中愈讀命其如朱世韶何
墨藪云鍾繇教其子也學書須思吾學三十年

坐則晝地臥則晝被致窮見萬類皆倣像之乃能臻妙吁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筆未旬日輒曰吾之書得鍾王之妙妄哉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夫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

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旣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荅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潔一室穴南牖八窻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

灑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曰制書部曰經部曰史部曰子部曰集部曰文部曰政部曰類部曰說部曰騷部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摩陳古爐鼎茶具一酒一壺古窯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一 讀書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敬畏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宋仁宗慶曆三年五月大旱丁亥夜雨宰相章

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帝曰比欲下詔罪巳避寢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善耳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於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彗見公問晏

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景公懼而修德今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驕彗見未足憂帝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吾何得不戒耶

宋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

詔露香默禱曰朝廷用賢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個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於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效也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唐澄上疏言時事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隱匿深

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
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
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
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
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

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

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修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彝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彝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宋杜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

唐明皇於端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付醫人合鍊子弟曰上所賜當珍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

乎爾勿以此待人矣長者之論

黄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賔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衣冠未嘗不正一日嘗與家人

語家人戲問是實否退而自責者累日曰豈
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
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
當戒愼修省以荅天意眞宗覽而嘉之
程明道在澶州日造橋少一長梁見林木之佳
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曰凡爲學者心不可有
一事

楊公翥嘗夜夢悞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旣寤深
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
無地三日不餐焉
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園甚佳園雖佳而人之志
則荒矣
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因思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
可爲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盧品森云細行不脩非美玉良心一壞即殘棋人若一念逆理便是天地罪人何必有大過乎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内不可欺

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可欺其欺我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陳壽益州耆舊傳漢武時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

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一統志所載女子浴於涇河

左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敝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朱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神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在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朱肇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一惡犬當道。過輒嘷吠。肇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囓我。早

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滂洏交流
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於家
有一朝士嘗爲相州州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
下頗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
已有客一位但見此客時時遣人入廳詢問
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
云猶未既而迨曉辨色矣客怒罵連聲稱不
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

問及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迫
曉方享祀耳蓋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
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
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之聖賢所共傳君
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
便滅阮黙然大惡之年餘卒

張莊簡公悅元日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

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列禦寇墓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輙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乃能詩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即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

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即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色鬼迷好貨即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

如蜜食之即仙去

先輩云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黙佑雖有疾病安能爲害乎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叚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情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

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矣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不可不畏畏小人則無豪橫之名

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也

伊川曰懲心一萌當禮義以勝之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談心性之學矣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敬畏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學識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貴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試用都無所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

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
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
爲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
之曰何以後世反爲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
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
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

有假鬻文字以噬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
百穀安知後世有榷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
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
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
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
有入粟納金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
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
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衒姻援而求

富貴孔子删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
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
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
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爲治者引而熾之
耶曰因其利而姧生則反害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
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
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

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機

會圖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

淳祐改元理宗皇帝駕幸大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爲萬世之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以正人心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

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宮掖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

宋眞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

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要斬之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下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
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
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
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
智慮畏慎如此
渤海大治上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
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
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見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愊章聖崇奉瑞貺寺廣搆宮殿以誇中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用而深憚其正疏語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亾聽之於神其忠朴

如此。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抑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

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
慰勞而去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子爲政用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矣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時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

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閹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

明初劉長史璟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敢讓

鄭克敬受知高帝嘗賜宴值其父忌辰不食飲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

日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紹興駕幸楊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蚤駕歸內侍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荅曰豈不願萬歲欵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唐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大獄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

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
復來帖子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
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
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
止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
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諭

曰縱。

王琚為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程敏政幼時以神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鳧曰以賜若敏政遽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貨敗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吁欲依附於人而欲人敬之其難矣乎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寧不畏乎

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人以贗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曰吾亦愛吾鼎遂辭之由今觀之夫士各

有鼎也可不自愛其鼎也哉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
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
知之韓侂胄之敗其侄知之伯宗之敗其妻
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
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
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壻
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

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不易轍者何也故
曰當局者迷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亾
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
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
服其識

漢主聰爲劉后起鵾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
大怒命左右曳出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

聽在逍遙園中堂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
劉后密勅停刑手疏上言妾觀自古敗國喪
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
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也願賜死此
堂聽覽之色變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
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
更名園曰納賢堂曰愧賢謂元達曰卿當畏
朕乃反使朕畏卿耶

齊景公出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入虎之室入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哉斯可謂善於應對者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亾之患何也亾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祇愛其血食怨其滅亾故能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亾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

之女信矣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羡過矣則天當時特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年十三歲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檛又不服則匕首斷

其喉耳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岳蒙泉詠陳橋兵變有曰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或曰使藝祖聞此亦將無辭以自解愚曰不然五季亂離斯極天實厭之藝祖於是時也苟以干戈取之亦無忝湯武之

仁義。顧能從容受禪。廓清五十二年之間。八
姓十二君之汙濁。而正統有光焉。蒙泉以是
誅心。不已甚乎。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
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
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於江南。殁於
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作詩悼之云。
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

邦本無罪比𠮦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
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賈似道爲言
故國草離離
明太祖覽孟子至土芥寇讐等語曰臣子之言
何得如是議欲去其配饗有敢諫者命金吾
射之錢宰抗疏諫袒胸受矢矢加之不爲動
上感悟命療宰傷但刪孟子爲節文配饗仍
舊宰一日吟詩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

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上聞其語翌日文華殿宴畢謂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寃我也宰悚謝未幾遂遣還若宰者亦可謂自完者矣

亾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鋹疑鶴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

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
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
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其有才
質耶

沈氏湖州人少選入宮宋孝皇時嘗試六宮守
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
守哉上悅擢第一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

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
則須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懾用以學道必
能懸崖撒手作自由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
終於捨身命不得也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疑世所傳火
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
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

以示百官遂刋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輙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翺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義士之嘆古今一也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嘆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憚畏過之遠矣然終

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的勳業太師是去
不得的勳業秦擀䢃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
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又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
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
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耳葆曰果欲告老
不問親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
天下生民之福檜黙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

對實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有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矣

用晝與鄒浩善元符間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南遷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曰君之贈我厚矣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自京書抵公欲鈎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公公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荅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豊歉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田而弗芸也不安於

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見富貴者輒神溢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卑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卿萬乘貧衲師帝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挾吾道以藐之蓋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眾散

天子如蘇似萩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天王之位何况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盻否

鶴峰子曰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其家必貧富於貲貨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可見天下

事無兼美以警人無責備之意
唐崔信明蹇亢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傲倨數輕佻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錄此以儆吾輩凡所搆詞章或未盡善不宜輕以示人取彼之侮

唐宣宗朝令狐相進李遠治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有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棊豈可以臨郡哉

唐人題紀信墓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古塚卧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者姓名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强弱之際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澇凶荒非黄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

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
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
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
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滑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
特害人於已甚害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

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召和平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學滿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滿胸中則行事自有涵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赫而舉止自不寒儉

無官者終身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爲父之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皆不宜易

言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斂怨之道遇事而爲人除害即是導利之機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

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三學識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四

邘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政治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静不在紛擾在寛簡不在煩苛文襄公滇之安寧州人以姊適丹徒遂占籍焉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爕理輔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

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我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

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哉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金帛賜突厥贖回男女八萬口又遣使詣高麗葬戰士十九年贖諸軍所掠高麗民一萬四千口

元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漢唐宋以來科舉一途得人爲多今欲與天下賢才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之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材也帝深然其言

金仁宗一日謂宰臣今之用人太拘資格何能得人張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耶

唐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

之太使天下得攻其過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懼
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
歟太戊大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
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周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有
司曰地動爲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
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

我必有罪天以罪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爵祿列等級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

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唐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安康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賫糧也

唐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斂怨求媚不可常也請却之

謝諫議泌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李文靖公沆爲相沉正厚重無所華易嘗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羣臣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飢色寡人欲少賦斂以祀靈山可乎晏子進

曰不可祀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曰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亾矣彼獨不欲雨乎景公曰柰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如其言三日果大雨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聖旨山東河南民人

除巳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人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着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

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連至數

百唯弼無所上詔責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宋進士鄭俠辭驩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做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賣妻鬻女啼飢號凍至身

被鎖械而負尨揭木賈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閣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章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唯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大司農王玉銘先生余滇之三槐也歷度支二

十五年天下賦役洞悉胸臆士大夫咸稱之
乙巳中外水旱代請蠲征兩淮奇滂加意減
恤眞大寒後之陽春也雅敦世譜尤篤枌榆
丙午春越辰六孝廉出都寄詩懷余云開府
家聲迥絕羣幾年放達楚江濱才名卓犖同
公幹標格清眞儼右軍懷友空攀隋苑柳憶
鄉遙夢點蒼雲江天鴻雁頻來往裁得音書
莫厭勤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冦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展例卽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

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當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羌上書言狀和帝止之明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

歉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戊戌高公光夔任維揚兵憲興建南城余時陪公視工於樓所公眺及烟爨謂余曰均一廣陵何兩城盛衰互異余應曰某棲近城南比隣無不號寒者葢亦有說新建寶塔切關舊城離方白色火灼金之象公大以爲善隨遣匠役用烟灰塗黑果一二年中紛紛復業頗

頒新城風水或亦有說然感公之愛民如此

劉關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碎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兒在未也

曰弟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餽食稱有
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
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余鎮漳潮時山海多盜每一擒獲審確應斬應
責應釋者皆不移刻明則體朝廷之法幽不
爲鬼神所怒前乎此者朝推暮訊蔓延不已
攀誣窩隱陷害良懦又不至傾家不止豈仁

人之用心也哉

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婿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婿立家汝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

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余鎮漳泉時軍民不辯官話每堂審役有譯鄉語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非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余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証乃其姑丈叩首稱善於

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朴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棄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覩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墮淚者今孝廉公車來尚稱之

潘司空歸田盜夜掠之止得粟數升一敝裘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爲亂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即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况此關防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涉衝雪由此而踣道

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驛站之苦人所共知舖兵之苦忽而不聞十里一舖設以傳遞文書今則不然官過則打鑼扛傘扶轎又爲跟役擔物甚至家眷遞又代背負孩子夜則照火把又有無艮心者夜行鈌伴勒之長送前差未已後官突至雖馬牛亦不勝其驅策遞公文又有按時按刻之稽

乙酉年會有福州撫軍移文與余誤填時刻下舖不接遂自地頭十三站竟達漳南赴鎭投文隨斃於路余命掩埋恤之已無及矣非閩一省天下盡然願秉傳者憫之以作百億功果

雷申錫江西人紹興中舉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提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

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悞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唐杭州獄吏凌華遇相者曰能捨吏當爲將軍華爲吏酷暴以取賄賂元和初因病一夕夢見黃衣使宣牒云華昔宰劇縣甚著能貸後

有關行謫官圖扉侯其修省大乖乃心玉桄
歸然委諸庸賤付有司追凌鑿玉桄骨迸上
俄有人執刀斧鑿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骨
亾窮十五年暴卒
永樂初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
人者流三千里十人以上凌遲梟首其家屬
遷化外近時誣告者罪止不應故俗日甚
刑者不獲已而用之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

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簡屍與淩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鄭漢奉曰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豊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於地方大有稗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狠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

蹤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又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覺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慂官長而增丁撥餉改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擧

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治巳之律

漢取吏曰廉平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
少百姓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
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於
藥餌價值頗高此獸性不喜人鬭每見鬭者
輒從傍跪而勸之俟鬭者解散乃罷去其後
人利其角故僞相鬭狀誘羚羊來勸因執之

久之羚羊倍人之誘已也亦走避鬬者不復相勸益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世之爲官司者遇民鬬小可爭訟乃陽爲勸解而從中利其贖鍰又復立爲必犯之法以收其贖此與詭鬬以取羚羊之角者何異

崇禎辛巳督理三吳漕糧七省會計四百萬石所轄蘇松四府即居二百萬石然蘇即一百

萬石吳江一縣即居五十萬石其賦繁如此因曾監兌丹陽有知縣某者丁丑甲科年邁五旬例木次有實里役擡斛呈驗縣官竟不知每斛受米若干余曰何難兩斛一石因問公新任乎曰備員二年二年日用尚不能知天下事安望有成蓋斛之制下濶上尖朱買似道所爲以杜奸也

故事開鎮衙門逢五逢十朔望營寨汎守將領

悉候轅門參謁以肅軍容躭時廢日莫此爲甚余每勘是日無事則於五鼓掛免揖牌庶汎守軍將不疲於奔命亦恤士之一端也

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元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饌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

斜數處爲之以五易成帙故雖校刻畫頗有精者先朝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未免爲育賢之失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巳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四政治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五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志節

國家尊名節奬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眞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來也故奬恬退者乃所以礪

名節

唐代宗記端午日羣臣各獻服玩上謂李泌曰先生何獨無獻泌曰臣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獨一身耳上曰君所求正在此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用不爲卿有矣

亂逆之行人所同惡當其良心發見雖婦人女子不可欺也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簒位日手持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

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
后丕簒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泣不與如此數
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
后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簒位之後憤惋尤
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徐知誥簒吳其女
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嗚呼四
人皆簒逆之賊而其女志操節義乃如此千
載下猶令人撫几而嘆不知當日在廷佐命

諸臣何以施顏面對衾影也
蔡琰出塞爲塞婦生子歸嫁董祀而范曄傳之
列女賀知章年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
爲道士而宋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悖節之
臣難退之士也
尚書傅宗龍滇人與先君共事黔蜀二十餘年
經濟臣也崇禎庚辰起大司馬入對曰臣去
國未幾事壞至此大忤上意下獄擬斬中州

寇急命戴罪勦賊蔣督師楊文若檄兵要地楊惑幕下言數載虛糜今若合兵功歸於傳矣應期不至傳勢單弱爲賊所執縛於城下呌門傳曰吾尚書傳宗龍死不負國城不可降賊支解之

劉仁瞻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屢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淮欲紓家禍夜爲小校所報疑有叛志請於瞻瞻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

廻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愛育情若不及柰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戲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

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薰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爲責平天冤者其誠未知思耳

余長兄服遠遙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爲川逆刖手不食而死二兄賓遠任陸京州巳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而歿眞不愧先榮祿公之教矣余哭有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晝陰陰賊非莽操奸

何壽地處滇黔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
生不負聖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舉節孝根芽
萬里森紫見哭有詩云禍及全滇丁亥春垂
髫小侄未歸閩百年同祖荆三幹萬里離鄉
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孝此時眞
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血尚新
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肴輿入宮謂
之曰毋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汝

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耳李氏曰
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
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
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
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
者爲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
日卒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

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冏卿楊維垣丙辰進士坐魏黨戍淮陰巳卯年與余話朝夕後甲申起南京通政城降時有少妾方俯鏡梳頭維垣撫其背曰你好生過日子我去了其妾舉手挽髮曰老爺你先去我就來同時縊死丈夫不愧晚節少婦從容

就義眞不忝兩間矣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艮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萊羨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權貴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帝召問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無以承事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文徵仲父林爲溫州太守卒於官僚佐大夫以千金致賻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朝露斃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辭不受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其家何在公

歛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

陸長源爲汝南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鄱陽劉芝之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

亦道其實者矣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淸河人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日僞主賫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僞主曰彼使臣已受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不受者存大國之體僞主嘆服

李象山先生桂明演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

京倉度支普名聲賂魏璿貪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墓赦後無歸棲於余家每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安若冬着綿米稍白則病益秉賦也囊具蕭然予之閩寄公金陵破帽短衣畦菜漢西門值左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未幾卒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

奏事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戰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此誠正人也

郎基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在官之時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

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
詩於壁間者其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
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
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
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
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

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

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卽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鸞當道雙鳳齊鳴肅宗內批云鑾在朕左右卽二子才如軾轍亦不可僉中鸞及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三子相繼登第三

子俱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纂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皆日夕候其門入棘院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噫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惟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矣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廈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即未必自攘奪朘削得之苐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者

乃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

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耶所謂不可復賤者耶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弁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之不得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五志節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六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雅量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及今莫之或違也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睛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逆知可以託孤寄命

李勣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
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論
亦是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
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聞於外
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覆取文書背裏一物

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立命宮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頃之宮官奏女已

出內東門上乃起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唐太宗宴眞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克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

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璫謝不及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

惡大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
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丁崖州謂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
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荅上曰如此叵耐
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
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
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

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擊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言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明蕭廟朝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漢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即位吉絕口不

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
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
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
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
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
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
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顥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黙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又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必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既貴兒子求官於僧珍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

恣肆耳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奬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

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
褒揚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
張大自衒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捐宅基爲蘇州府
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
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
行稱一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

簡拔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亟還之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餬名較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為動而士皆貼服任畱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為時所重如此

徐文貞當海蔡時鄉民多踵其門詈之者公對人云愼無報復譬如犬嚙人人亦嚙犬耶口占一絶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觀此則常人於橫逆之來可無憾矣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

故每過輙面城墻而行蓋不勝自愧云

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迴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之乎

韓魏國忠獻王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

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人主從諫之美後無以見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感之此一言足爲臣子之則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韈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楚昭王出奔而亾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

者皆不慾
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
賢者令人羞對軒冕
豫督張公自德先巡鹽淮揚以黃粱夢徵詩余
偶投句云從前熟讀爛柯經不免邯鄲此道
行桃葉洞中過漢魏白雲枕上建功名十年
宰相身原在一夢河山飯未成蛙市蜂衙烏
兎疾金鞭指我過蓬瀛公一見即折節造謝

其虛心如此

十道志羊祜嘗與從事鄒湛共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傷悲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湛對曰公德冠四海道符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共傳若湛輩當如公語耳

有德即是有福無機即是無禍因事即是處事

讓人即是勝人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凄涼能於濃處求淡則終身不落枯槁

權在手時弄風雨摧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焰愈易滅饒君顯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

氣祗增來業耳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俯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卬是昔時沈公彼磬折之態可哂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瓈水晶器王喜厚賞其
人稍展視則一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
曰我性喜之第我甚易怒此物甚易壞若有
人壞之我必怒今預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
怒害人也
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
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
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按首

徐行倏然不見

三峯蘗菴禪師前之熊魚山先生也喜余座右編寄懷余詩云虎跡猿聲總不前山僧薇蕨自年年忽逢越客傳諸笈開卷依然對聖賢

海陵文學沈聃開素昧平生坊間得座右編賦詩於崇川有云兒童盡識朱夫子黜蜀猶思漢武侯惜未識其人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六雅量終